



追新与务实

□ 文 青

本人曾在微信中求教，为何教育专家与医生、法律等行业的专家不同，比如，医生要会看病，能看好病，特别是能看好疑难杂症，才能成为业界专家；同样，法律专家不仅要谙熟法律条款，还要能打赢官司，特别能赢得影响深远的诉讼，才能成为业界翘楚。这些都说明，很多行业是与实践紧密结合的，专家的本领是在实践中磨炼形成、经实践检验的。

教育专家似乎不那么需要与实践结合。比如，有的教育专家，不要说没办过学，就是深入中小学校或者课堂调研的次数可能都极为有限，却照样在报刊杂志或大小会场一言九鼎，侃侃而谈。

举个宽泛的例子，以“教育大数据”为关键词，登陆中国知网搜查，可以获得3.1558万篇文章，覆盖高等教育、基础教育、成人教育、职业教育，等等。以此为主题举办的各种论坛不胜枚举。可是，不少专家告诉我，教育领域的大数据还没有。没有大数据，可是相关的学术文章却发表了数万篇，为什么？

再说个例子，任友群教授在江西挂职分管教育，他的努力之一，是推动当地三通两平台的建设与应用。江西如此，包括中西部地区的全国很多省市的教育技术应用八九不离十。这就是教育技术应用面对的生动现实。可是，至少近四年来我参加的大小会议，这类主题的会议几乎没有。

那么，是教育专家本身不需要了解实践、结合实践？答案好像不是如此。看看一些教育经典名著，它们的作者，如夸美纽斯、赞可夫、马卡连柯、弗来雷等，哪一个不是有丰富的教育实践。再说，教育是一门实践学科，不是业界的共识吗？实践学科的含义之一，就是说教育知识要经过实践检验的。

我不是说反对新技术，相反认为是很有必要的，只是研究者在关注新技术的同时，不能遗忘教育实践。如果期刊杂志、研究者、大牛专家、大小会议，铺天盖地满足于各种新技术、新信息传播，满足于预测、展望或设计各种新技术可能或不可能实现的前景，不肯深入教育实践收集资料、分析问题，大小会议难以听到实践一线的声音，那么这种研究做再多，发表的论文再多，举办的高峰论坛再多，挂上学术标签再大，又有多少意义？没有实践的支撑，这种研究会有强大生命力？事实上，多次有人反映，教育技术研究不少在炒概念，玩新名词。这些研究很新鲜，很酷炫，但对改进大中小学的教育实践帮助不大，有的还贻害他人。至于谁在炒概念，哪些人务实，在没有明确的标准出台之前，估计难以确定。把炒概念的说成是务实的，或者把务实的说成是炒概念的，都是不负责任的。

那就让我们一起努力，推动教育技术研究向实践导向迈进吧。